

切尼跳了出來,指責斯諾登為“叛國者”,稱他為“中國間諜”,這可真是幫了斯諾登的忙。斯諾登通過英國《衛報》網上論壇進行的反擊,精彩而有力:

Further, it'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I'm being called a traitor by men like former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This is a man who gave us the warrantless wiretapping scheme as a kind of atrocity warm-up on the way to deceitfully engineering a conflict that has killed over 4,400 and maimed nearly 32,000 Americans, as well as leaving over 100,000 Iraqis dead. Being called a traitor by Dick Cheney is the highest honor you can give an American, and the more panicked talk we hear from people like him, Feinstein, and King, the better off we all are. If they had taught a class on how to be the kind of citizen Dick Cheney worries about, I would have finished high school.

中國《東方早報》的譯文是:“此外,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是前副總統切尼這票貨色叫我叛國者。就是這個人搞出來的至今無從證實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造成了4400個美國人被殺,3.2萬美國人致殘,以及10萬多伊拉克人死亡。被切尼稱為叛國者,對我來說,莫過於給一個美國人所能給的最高榮譽。我們還從他、范斯坦(美國國會議員)、彼得·金(美國國會議員)聽到了許多他們的恐慌。如果切尼之流想要給我們上一堂如何成為他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是“斯諾登案”還是“切尼案”?

此案的對抗雙方,本來就不是斯諾登對美國政府,更不是對整個美國,歸根結底,是斯諾登與“切尼之流”的較量。

之所以當前形勢對斯諾登不利,他沒有從美國國會和美國民眾那里得到多少聲援和支持,只能說明“切尼之流”仍然很成功地控制着美國。美國這架飛機,仍然被他們劫持着。

這個劫持者集團並不大。自小布什當選總統,小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這個“三人幫”的封建家族性質,以及實際上的石油-軍工“影子政府”、“第四權”性質,就引起了外界關注。實際上,在借“反恐”之名實施了“國家安全局無證監聽計劃”(NSA warrantless surveillance)之後,劫持者們對美國的掌控,變得容易多了。就像是在被劫持的飛機客艙里

安裝上了閉路監控設備,讓美國這架巨型客機成了劫持者的私人工具,一個布什家族,再加上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等一群“家丁”,就已足矣。

劫持了美國,也就差不多劫持了世界,伊拉克戰爭和“全球反恐”,只是劫持者們

利用美國這架機器所從事的私人事業。這一點,在伊戰十年之後,全體地球人,除了一直昏睡者和故意裝睡者,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群私人,是一個多方利益的集合體,一場精心策劃的戰爭,同時達到了多個目的,滿足了多方利益。

石油肯定是目的之一,同時還有巨額的軍

火合同、戰後重建合同等,這些都是資本巨頭們明顯的經濟利益所在。這一部分,早已不是秘密,在此無需贅言。

很多人沒有看到的,是包含在伊戰和反恐戰中那些不很明顯的政治和戰略目的。

與那些幌子——“給伊拉克人民自由民主”、“解放伊拉克”——恰恰相反,伊戰真正的目的之一是徹底毀滅這個國家,包括打擊整個民族。這一點,伴隨戰爭同時進行的大規模“文化滅絕”和“歷史清除”,即是明證。

“欲滅其國,必滅其史”,別看美國人沒歷史,也不願意談歷史,但這個道理卻懂。伊拉克的國家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就在聯軍地面部隊進入巴格達後的第二天被洗劫一空,國家圖書館甚至隨後又被縱火焚燒。沒有人相信這是計劃疏忽所致,因為早在戰爭開始前幾個月,國際學界關於保護“兩河”古文明遺址和文物的呼籲聲音就已喊得震天響了。尤其詭異的是,因空前暴烈的古文物毀滅而掀起的軒然大波,竟然在很短時間內就莫名其妙地風平浪靜了,西方媒體又一次自覺地集體“噤聲”了。

從這個含義頗深的事件中,大約能看到國際錫安主義者集團的幕後黑手。只有他們,懷有對這片土地上所有事物的千年仇恨,畢竟,從最早的古蘇美爾文明到後來的伊斯蘭文

明,都曾是猶太人的敵人。

另一個更為隱蔽的目的,就是現在正被斯諾登捅破的“全球監控”計劃。對於任何一個企圖控制全世界的小集團來說,能夠實現“全球監控”,都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老大哥”,在人民眼中是惡魔,在統治者心里卻是美夢。

無論互聯網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到了現在這個程度,如果還沒有被任何統治者或劫持者集團所利用和駕馭,倒是咄咄怪事了。

綜合上述,所謂“切尼之流”,就是在近十幾年來成功劫持了美國進而左右了世界的一個私人集團。正如前幾年美國一本暢銷書的書名所揭示的,他們是銀行家、錫安主義者、軍國主義者這三種人的集合體,他們聯手統治了美國。

斯諾登太孤獨了,也太勢單力薄了,他面

對的敵人,雖然只是一個不大的“切尼之流”,但卻是一個全世界勢力最大的私人集團。儘管人們承認,正義和道德的高地在斯諾登這邊,但人們也看到,“切尼之流”佔據了一個幾乎是戰無不勝的現實政治高地,這個高地的名字叫“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就像在全球金融危機之



XINHUA/AFP

後華爾街向全世界所顯示的,這個高地對於任何道義挑戰,都天然豁免。

憑斯諾登一己之力,沒有可能將真正的罪犯“切尼之流”推上審判台,斯諾登案也沒有可能轉為切尼案。

可以肯定,中國和俄國,再加上伊朗和敘利亞等國家,確實會有這個意圖,但也一樣會遇到“大到不能倒”這一“鐵律”,最後也還是有心無力。

我將斯諾登視為英雄,雖然很可能是個悲劇英雄,但仍是英雄。

祝他平安,為他祈福。

文揚 2013年6月20日



們所害怕的公民課,那我早就高中畢業了。”

翻譯中有明顯的錯漏,但“切尼之流”這個中國式的自由發揮,卻無意中起到了點題的作用。

在我看來,斯諾登將他的對手鎖定在“切尼之流”,或美國國會中的“三人幫”,將他們與美國政府區隔開,大大有助于案件的清晰化。

憲政的出路在“紅色保守主義”

關於憲政的爭論,引出了一個問題,正如甘陽教授所總結的:要憲政,就是在法治和革命兩者之間選擇法治,不要革命;但是法治需要某種穩定性,總是和歷史、傳統這些古老的東西聯繫在一起。這就意味着,從根本上講,法治是保守主義的,而不是激進主義的,是秩序主義的,而不是運動主義的。

有些人想要求助自由主義,通過否定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來實現憲政,正好是把問題搞反了,至少是緣木求魚。

到《聯邦黨人文集》里找出關於政府基於人性之惡的假定,到阿克頓那里找出關於權力和腐敗的論述,到西方歷史中找出從13世紀的英國大憲章直到20世紀的馬丁路德金所有貌似同類的自由主義敘事,自以為發現了真理之泉,渾然不覺其實一直在徒勞無功地爬樹,渾然不覺那些樹不僅不長活魚只長樹葉,而且很多都早已是枯樹、朽木。

憲政,作為一種制度,也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設計出來的。決定它能否在一個國家中生長出來,並且生長得很好,只能是這個國家特定的歷史和傳統,沒有其他。拋開本國歷史和傳統去考察這個問題,無論什麼別的途徑,是通過“瞧瞧人家”式的胡亂照搬,還是通過“理性假設”類的學理思辨,都屬於緣木求魚,不會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釣魚島沒有GDP,可有可無”、“人民民主專政邏輯不通,反科學”、“憲政就是限政,就是限制權力”,這些言論之所以一語驚人,其實既不在大膽,也不在洞見,無非是比“緣木求魚”更甚的無知和荒誕。

回歸到中國自身的歷史和傳統中,專注於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邏輯,很多重大問題,其實並沒有在喧嘩和爭論中看起來那麼複雜。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法治需要穩定性,需要對既往歷史和既定秩序的承認和尊重,在

此基礎上,才可能確立共同認可的憲法原則,建立起適用於現在和未來一段時間的法律體系。如果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推翻今年,無論流不流血,都是革命,不可能有任何法治的東西建立起來。

那么,今日中國的既往歷史和既定秩序到底是什麼呢?

無法迴避的現實是:這就是一個通過紅色革命建國的紅色國家,一個紅色政黨執政的紅色政權,甚至還是一個以紅色傳統、紅色文化為主流的紅色社會。

不願意承認嗎?連貴族都只有“紅色貴族”,連憲法都寫着“人民民主”,連國名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痞子演員、雜耍小丑、貧嘴作家都成了資產階級,甚至還參政議政,怎麼還能有假?

我一直在強調,不正視這個基本現實,這個將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從根本上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最大的脫離實際。那些直接移植而來、照搬而來的制度設計和改革方案,之所以全無意義,問題就在這裏。

當然,人們也明白自由派人士的企圖,他們希望通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反過來倒逼中國改變顏色,讓中國變得没那么紅,變得在他們眼里更好看一點。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不知道他們明白了一些沒有。事實證明,引入市場經濟也好,與國際接軌也好,哪怕就是學習接受西方政治文明,所有這些,都不能讓中國改變掉紅色這個基本底色。

而且恰恰相反,事實證明,中國涉入世界體系越深,與世界結合得越緊密,中國這個紅色國家、人民國家的角色也就越明確,越不會更改!因為在世界體系內,中國的地位和角色,不僅由自身的近代歷史所決定的,更由世界的等級結構所決定的。你中國是個什麼國家,華人社會是個什麼社會,整個世界都有定論,豈

會因少數學者們的一廂情願所改變?

持續的經濟的發展,雖然造就了大批的富人,但仍是“富裕的人民”,而不是貴族集團;雖然形成了兩極分化,但仍是“社會分層”,沒有產生出“私權社會”;雖然誕生了資本勢力,但仍然依附於政治,沒有超越權力。

弄明白這幾條很困難嗎?

三十多年時間不短了,但願中國的學界能夠在確定基本現實方面形成起碼的共識:中國政治的基本顏色是紅色,基本定位是左翼,基本屬性是人民。這都無法改變。

這就意味着,除非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任何漸進改革都不能脫離這個實際,包括憲政改革。

而憲政改革需要一個保守主義的、秩序主義的政治環境,具體到中國的現實,就是紅色保守主義,左翼保守主義,人民保守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治現實之下的保守主義。聽起來很怪?歷史上沒有?西方更沒有?那沒辦法,只能是它。

文揚 2013年6月26日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 ✦ 成立於 1890 年
-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 提供各種宗教的殯葬服務
- ✦ 合理的價格
-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